

袁漱揮灑色彩 畫出心靈山水

文·攝影◎劉 璞

袁漱曾經住在金山墓園圍繞的孤山上，感受全新的視覺經驗，並記錄內心的聲音，讓她跳出學院派的傳統山水意象，成為她的創作之源，表現了心靈山水，而走出自己的風格。

初

見袁漱，很快就會被她秀麗的外形吸引，而其文雅的氣質更是不俗，對照她靈秀簡淡的水墨畫作，一位生活悠遊自在，超塵絕俗的現代女畫家的形象翩然而至，這種聯想之於袁漱，說對也對，卻又不全然對。

**爲了藝術創作
忍受漫長孤寂**

「我好像是一匹馬，但是被套上韁繩，不能盡情往前衝。」袁漱說。

這樣的話，出自一位創作有成的女畫家，乍聽之下，未免突兀，但這卻是她的真情告白。要成爲一位專業藝術家的道路是漫長而孤寂的，而要成爲一位女性藝術家的道路，就更更要加倍艱辛，因爲不論東西方世界，藝術至今仍是男性主宰，女性藝術家不但數量稀少，在全球一流藝術家排名錄上，更是鳳毛麟角，想

要在一個以男性爲中心的藝術界奮鬥，付出的代價必須相當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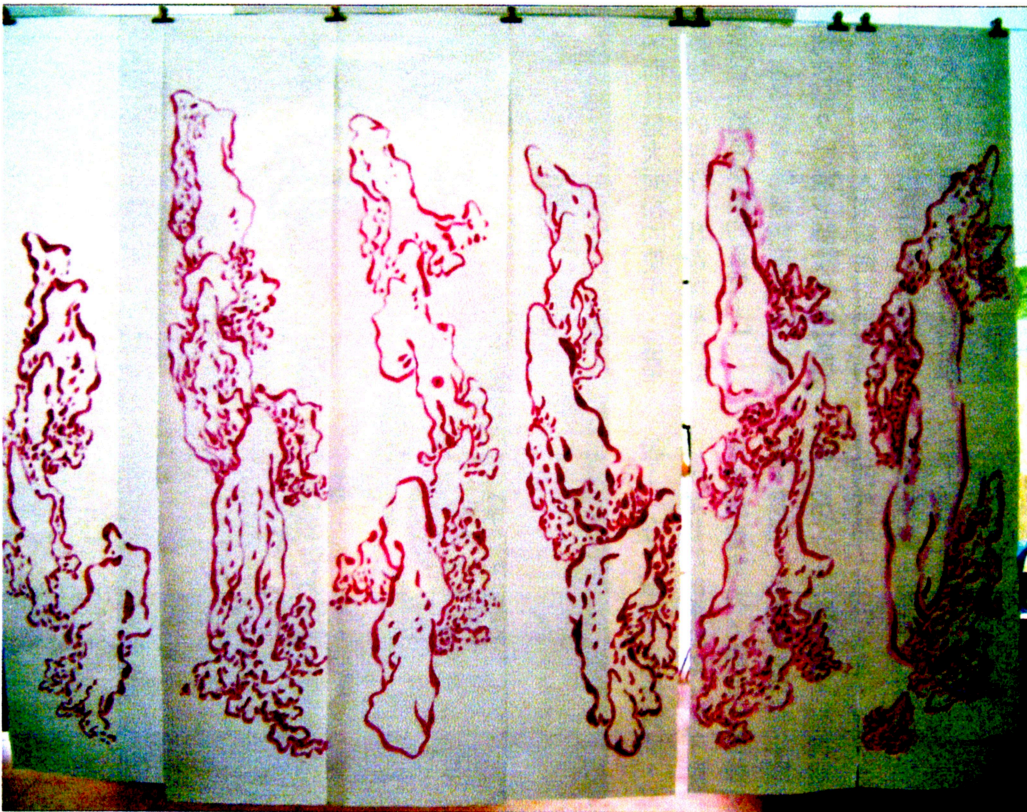
儘管如此，從十六歲就立志創作的袁漱，卻無怨無悔，不改其志。

與袁漱交談，很快就會發現，在她柔和的外表下，有一顆堅強的心，那種堅強來自對藝術的強烈喜愛，也就是那股熱情，支持她度過人生的種種困難，支持她一再從岔開的道路中走向藝術創作之路。究竟什麼是套住袁漱的「韁繩」？外在生活的壓力，特別是家庭、情感的牽絆占很大的比例，然而藝事本身的尋覓與建立，也不可小覷。

**幽居偏遠山區
記錄內心聲音**

從小就愛畫畫的袁漱，自國立藝專畢業未久即步入紅毯，生活重心以先生、家庭爲主，可是想持續創作藝術的念頭卻從未斷

◆「我就是愛畫紅」，袁漱的紅山水，受蘇東坡畫紅竹子啓發，勇於突破傳統美學框框。





◆從形式、色彩的創新，到內容表現內心實際感受，袁淑的山水畫打破傳統的窠臼。

過。「我常有一種焦慮感，怕無法創作。」她說。尤其在生下老二後，得了產後憂鬱症，常常不由自主的哭泣，究其根柢，在於擔憂不能實現她自小就渴望的專心創作之路。

幸虧孩子終究會慢慢長大，一九九八年起，當家庭環境比較許可時，她開始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創作，雖然這是她實際拿起畫筆創作，所幸在此之前，她從未放棄對藝術的探討，只要一有空就寫生、畫素描，以及以札記、寫詩的方式，記錄對藝術創作的感想，這一種「內在創作」，對於後來的實際創作很有幫助。

另一個有助於未來實際創作的關鍵是，搬到偏遠的金山山上，過了二、三年的幽居生活。她形容，在山上，幾乎終年雲霧繚繞，附近都是墓園，渺無人跡，她每天面對的是青山、白雲、大海，這一種全新的視覺經驗，與過去在學校看到的傳統山水截然不同，對她的繪畫創作是很大衝擊，雖然她當時還年輕，學院嚴格訓練的框框一時還難以跳脫，但透過不斷寫生、寫札記，記錄內心的聲音，日積月累之後，那段在深山中離群索居的生活經驗與視覺經驗，終於在幾年後，浮

出自己的創作中。

最明顯的就是「孤山水」系列，其中的山石都是各自獨立，互不依存，但形成意味深遠的結構，似乎象徵著人與人之間彼此相屬卻不相連的距離，大量的留白，使畫面產生一種孤寂空靈之感，這種氣氛在傳統國畫十分罕見，尤其用色上有很大突破，藍色、綠色、赭色、紫色……，在孤寂中，透出一種生氣。

甩掉學院框架 開創視覺效果

學院派出身的畫家幸運之處在於能夠接受正規嚴格的訓練，然而往往也是一種不幸，而愈是在學校表現優異的學生，畢業後往往更痛苦，因為他們想要脫離傳統及老師的糾葛比別人更困難，袁淑就有這種心路歷程，她費了好大的力氣，不斷自我否定、自我重新肯定，才漸漸走出自己的道路。她說：「離學校生活愈遠，老師的影子愈小，挖掘自我內在愈深入，自我的對話愈多，自己的面目就愈來愈清晰。」

要打破傳統及前人的束縛，首先是在形式上的改變，不論紙張、筆墨、色彩、構圖……，袁淑都大膽加以突破，例如她打破



◆菱形的構圖，以及在棉麻布上作畫，都是一種形式的創新。

在宣紙上創作的慣例，而採用絹，甚至是棉麻布；畫布的形狀尤其別出心裁，她特別喜愛的三角形，是受到趙孟頫的「鵲華秋色圖」、「富春山居圖」的啓發，三角形結構造成視覺張力特別強

大，又形成「山中有山、山外有山」的複合畫面，十分耐人尋味。

至於在色彩上，袁淑更是大膽開創，她不但有金碧輝煌的山水，其中充滿活潑艷麗的金、黃、紅、黑、綠、紫等色彩，有時乾脆直接用紅色畫山水，尤其近一年來只單用紅色畫山水，造成極為強烈的視覺效果。

突破傳統窠臼 真實取代形式

為什麼偏愛紅色？連袁淑也說不清楚。「就是內心有一股衝動，用了紅色之後，就覺得舒服了。」袁淑還舉了蘇東坡的例子說，他曾經畫紅色的竹子而被人質疑，他反問表示，自古以來都是用黑墨畫竹，但又有誰看過黑色的竹子。

蘇東坡畫紅色的竹子其實是一種對美學上的挑戰，他意欲突破傳統的美學窠臼，但在中國水墨畫史上，這種挑戰並不多見，而且蘇東坡也並不持續，更不激烈，更多的是帶有一種遊戲的心情。袁淑從中得到許多啓發，然而，有這種體悟，並且加以實驗，卻走了一段不短的路。

「從一九九八年重新開始創

作，我就決定把老師教的放棄，但是怎麼走？我卻摸索很久。」

袁淑坦承，剛開始，內心十分徬徨，她儘量在形式上做變革，但直到近幾年，她了解到真實表現內心的感覺比形式改變更重要。

就像「孤山水」系列一樣，既是一種美學形式，卻也隱喻了疏離的人際關係；「冷山水」系列，則更直接描繪她的生活感受，那是去年夏天她在北京畫畫的渴望，「因為北京夏天實在好熱喔，所以就畫『冷山水』，可以讓自己清涼一些。」她說。

表現心靈山水 走出自己風格

將內在真實的感受表現在紙上，成為袁淑創作的中心。「讓畫畫跟著內心的節奏律動走，放棄傳統山水畫必先造境的老路子。」袁淑進一步解釋：「繪畫時，完全不預設立場，內心隱約有一種影像，好像是無意識的，繪畫時，努力傾聽內心的聲音，讓筆墨順著內心的狀態表現於紙上，把那種影像表現出來。」

繪畫創作走到這一步，外界的山水似乎已經與她無關了，相較的，這是心靈的山水，以袁淑自

己所形容的「意識流的山水意象」也很貼切，而欣賞她的作品，也可以直接感受到她心情的波動。去年年底，袁淑在充滿藝術氣息的台北永康街中與她的老師張光賓、同學董心如聯展，經常性的與觀賞畫作人面對面接觸，她意外發現，能夠接受她的作品的人，多半可以感受到她的心情，這讓她喜出望外。

袁淑曾經住在金山墓園圍繞的孤山上長達數年，她真是少見的勇敢女性，雖然她不怕孤寂，然而藝術創作之路的孤寂非常人所能忍受，即使是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也未必能懂，一旦遇到能夠欣賞自己作品的人，那種快樂簡直無法形容。回顧袁淑自中學時代起就立志獻身藝術，但是這一路走來並不順暢，所幸即使在帶孩子的時期，她也從不停止與內心對話，思索自己的藝術道路；然而真正最大的挑戰，還在於本身藝術創作的突破，走出自己的風格，從一九九八年至今，剛好是十個年頭，她決定放棄學院的束縛的那一刻開始，就是她甩開韁繩的時刻，從此她可以快意奔馳，勇往向前衝。